

曹操在古兖州的战略布局及其历史现象

刘刚



颛臾粮洞遗址上的战备粮库 王永 提供图片

兖州，古九州之一，素有“兵家必争之地，九州通衢之所”的美誉。衢，是指四通八达的道路。这里既涵盖贯通南北的陆路要道，也包含纵横交错的水路网络。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叠加黄河故道的天然屏障，让兖州成为从古至今战略地位凸显的核心区域，更是三朝时期曹操奠定霸业根基的隆兴之地。

《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青州黄巾众百万人兖州……鲍信等地方名士豪强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自此，曹操以兖州为核心据点，依托其交通枢纽与安全屏障的双重优势，收服黄巾、整军备战，开启了逐鹿中原的征程。

如今的兖州，虽与东汉兖州“跨今鲁西南、豫东北”的广阔范围有所改变，但作为三朝时期核心腹地的地理作用没有变，承载了“九州通衢”的交通基因与“兵家必争”的战略地位没有变。

现在的济宁市兖州区位置，正是当年曹操军政布局的制胜战略核心区，更是其两次征伐徐州的战略出发地及后勤保障核心基地。

从城郭街巷的地名延续到乡村村落的遗迹留存，从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到史料记载的曹操征战轨迹，都印证了兖州区域对曹操早期征战、谋略霸业，决胜千里之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与当年黄河故道天然屏障及水陆兼容的交通优势，共同铸就了曹操军政稳固的“战略大后方”。

古今兖州的战略地位：

九州通衢与天然屏障的双重赋能

曹操何以在兖州顺风顺水，高歌猛进？就在于这片战略纵深兼具“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特征与易守难攻的安全屏障性”，而“九州通衢”的优势，也决定了其无可替代的兵家必争战略地位。九州通衢的交通优势。东汉末年的古兖州，是中原腹地的交通核心——陆路层面，贯通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向北可达冀州（今河北南部），向西南衔接司隶校尉部（今河南洛阳一带），向南直抵徐州、豫州，向东辐射青州；水路层面，古泗水、汶水、济水等河流纵横互通，与黄河故道形成联动水运网络，粮草转运、兵员调度事半功倍。

如今的兖州，虽辖区缩减，但作为中国古代东北联动及鲁西南纵横互连、四方通达的核心枢纽地位，千年未变，足以揭示支撑曹操捷报频传的制胜密码。

黄河故道的天然屏障。东汉时期，山东境内的黄河尚未大规模改道，其故道流经今聊城、菏泽一带，恰好成为古兖州北部、西部的天然地理防线。

今兖州辖区地处黄河故道东南侧，既远离前线战场（曹操与黑山军、袁术的交锋，多在东部、陈留一线，距今兖州有一定距离），又可借助黄河故道隔绝外敌入侵，形成“外有屏障、内通四方”的战略格局。

这种“安全腹地+交通枢纽”的组合，使古兖州既能快速向周边战场投送兵力粮草，又能抵御外敌侵扰，完美契合“兵家必争之地”的核心特质，也为曹操建立稳固的政治、军事中心提供了先天条件。

古兖州与今兖州区的地理关联。东汉兖州刺史部为一级行政区，辖陈留、东郡、东平、任城等八郡国，涵盖今鲁西南、豫东北大片区域。今兖州正处于古兖州核心农业区与交通枢纽，是当年曹操经营兖州的战略腹地——军政核心。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具有战略眼光与智慧的一代将帅，曹操不可能把军政

统帅机关以及后勤、给养、粮草及将领家眷安放在危险的战场前线，更进一步印证了今兖州颛臾作为曹军存粮后方的确切性。而如今兖州城东南部的“东郡”称谓，应是曹操在战乱时期建立军政核心基地后，对“东郡太守”起家之地的膜拜神设。虽经千年变迁，兖州人依然保留着三国文化底蕴的历史印记，更包含了三国与曹操故事的传递。

军政布局的核心逻辑：

交通赋能与后方稳固的优势契合

当时的山阳郡（今兖州、任城、汶上、宁阳、泗水、曲阜等）一带，北依黄河、泰山山脉南部，东连齐鲁，南接洛阳，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农耕发达，商贸兴盛，作为源地的丝织业相当普及，具备天然的后勤保障条件。

初平三年，曹操收服黄巾军，收编能战之士三十余万组建青州军，“安置军民，保障粮草”成为首要难题。

《三国志·武帝纪》载其“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而古兖州“九州通衢+安全屏障”的优势，使今兖州所在的核心区域成为理想承载地；加之曹操推行“屯田制”之后，安置“青州军”家眷百万人口，形成最早期的“国策蓝本”。收编家眷得到安抚，军心稳定，为之后霸业打下基础。

这样的区域被曹操选定为军政指挥机关所在地，既是远离战场，得以建立稳固、安全、避敌的堡垒，又是具有一定纵深的古兖州腹地，便于驻扎家眷、集中存放粮草补给、制造兵器等。

从两次征伐徐州的战役，也足以认定这里作为战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两次出征，路径虽有不同，但均以这里作为军政运筹机关。

第一次征伐徐州（初平四年秋）：西线出击，水陆联动。据《三国志·曹仁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因陶谦偷袭兖州任城，率军首次征伐徐州。这次出征依托了古兖州的水路优势，而现在的兖州、泰安、曲阜、汶上、宁阳一带作为东汉时期兖州的核心腹地，是大军粮草与兵员的集结枢纽。

曹操主力从济阴郡陶（今菏泽定陶）出发，沿当时的济水转入泗水，顺流南下，途经任城国（今济宁任城）、丰县、沛县直捣徐州。军政、兵员、粮草则由今兖州一带作为存储基地，通过泗水支流快速转运至各路部队，支撑大军攻克徐州。

先锋曹仁率骑兵沿陆路经东平国、任城国（今兖州西北至西南），扫清侧翼威胁，陆路通道的畅通保障了主力侧翼安全。而今兖州正是陆路与水路的衔接节点，实现兵粮同步调度。

兴平元年春第二次出征徐州，东线迂回，陆路贯通。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元年，曹操之父曹嵩和弟弟与家眷等被徐州陶谦部下杀害后，愤怒的曹操再次讨伐徐州，改走东线以避开陶谦西线防御，仍以今兖州一带军政、补给基地及交通优势为依托。

曹操留荀彧驻守鄄城（今菏泽鄄城），主力沿汶水东进至泰山郡，经华县、费县（今临沂费县一带）南下直逼郯城（今临沂郯城），仍以今兖州作为后勤基地，通过陆路将粮草兵员转运至东线战场。

这次出征依托兖州贯通泰山郡的陆路要道，既实现了战术迂回，又借助后方安全屏障，避免腹背受敌，完美运用了“通衢+屏障+充足补给”的三重优势。

据史料记载，由于曹操推行“屯田制”养兵富国，仅公元195年，又在原有土地基础上，开垦滩涂、荒山土地数百万亩，可供军粮五万担，达二百万户。可谓兵强马壮，民心安定，为尽快一统天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曹操刚接手兖州牧时“群雄争霸，相互争斗，国界界线几乎十日一变”，四面透风、血流成河的局面得以改变，并在之后通过主动出击的战略战术，短期内收复八郡十三州。

这都与曹操实行前线、后防、军政核心的分离布局有关，即名义上以定陶、陈留、鄄城为公开精神统帅核心，诱敌为争抢地盘、粮草补给而集兵进攻。即便敌人得手，打下来的也是一座空城。这也是吕布大军等多次进攻曹军均难以给曹操造成致命一击，无功而返的原因。

事实上，曹操把真正的军政统帅机关、战略储备之地全部设在了交通便利的安全后方腹地，确保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这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也符合曹操生性多疑、处处设防，实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性格特征。

今兖州城郭遗存的历史印记：

古今地名的记忆延续

今兖州城区及周边的地名遗存，是三国历史记忆的浓缩，其史料佐证及百姓口口相传，均间接印证了当年“通衢枢纽+后方基地”的战略定位，传承脉络清晰。

今兖州城西南，南护城河以西，皇城护城河以南，现存有一处高约四米，面积近六千平方米的土台，兖州人祖祖辈辈都知道的“曹操点将台”遗址实物保留尚存。

结合其功能推测，此处应为曹操整训、调度的军事集结地。相传曹操曾在此运筹帷幄，制定攻打徐州战略方案，

统筹粮草转运与兵员调度，与今兖州作为战前统帅及指挥机构、兵员集结、交通枢纽的军政核心功能形成高度契合。

兖州城区内目前尚存与三国时代曹操相关联的历史遗址，包括三国曹操点将台遗址、老城区校场小区、城西大校场路（现更名为友谊路）、演武厅社区，均印证了兖州这座古城作为三国曹操军政核心基地的排他性。

今兖州周边乡野遗址、遗迹

与史料记载契合

兖州周边乡野的遗迹遗址，与史料记载的军政背景、安全屏障、水陆四通八达优势相契合，成为密切关联的线索。颛臾镇袁庄村粮草储备、转运中心，位于今兖州区颛臾镇袁庄村，东汉属古兖州东平国与任城国交界，史传为曹操粮草转运站与驻军大本营。

这里地处平原丰产地区，纺纱、织布、商贸、铸铁诸业发达，且靠近古泗水支流，兼具粮草产出与水运转输优势。该遗址现保留的长约几十米，宽厚坚固的“干打垒”夯土围墙，长十二米、深三米的石砌饮马池，完备印证了此地乃曹操安营驻军及军粮后勤枢纽的真实合理性。

这些遗址，与当地“袁氏坞壁拒粮，许褚率军破之”的记载与传说，相互印证了曹操军队在此地征粮、存贮、转运、驻军的事实。据传，曹操选此地为大本营后，将该地由“颛臾镇”改称“魏阳镇”，辖七乡，当地人代代相传的故事，又进一步使文献与实地遗址的一致性高度吻合。

颛臾山屯粮洞，

后方仓储的历史遗存

颛臾山，古称颛臾山，东汉属古兖州山阳郡。南麓现存屯粮洞，当地人称其为“地下粮库”遗址。这些由人工开凿、青石垒砌，利用山体防护深藏于山脚之下贮藏粮食的地方，除本土人士之外，外人难以察觉。

这些洞穴开凿巧妙，朝阳避湿，布局科学，既依托后方安全屏障，又靠近交通要道，便于转运至前线，也与曹操“稳固后方，保障军需”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是其后勤体系的鲜活佐证。

如今，历经千年仍保留“屯粮”历史基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兖州为响应“备战备荒”号召，在原址附近及旧址基础上，又开挖地下仓库十座，称“战备粮库”，可库容“六百三十万斤粮食”。近几年，部分粮库被用于贮藏美酒，仍在为当地发挥着作用。

历史记忆的活态传承：

民间情怀中的古今共鸣

三国、曹操与古兖州的历史脉络，之所以能跨越千年延续，核心在于民间“活态记忆”与史料记载的相互印证，更在于“九州通衢、兵家必争”的战略内核。

从“东郡”的民间俗称到点将台遗存，从校场系列地名到袁庄村、颛臾山遗迹，每一处都承载着人们对历史的敬畏，也印证着今兖州与古兖州的地理变迁与内在关联。《三国志》等史料记载的两次征徐州战事，更清晰勾勒出古兖州“通衢赋能、屏障护航”的战略价值。这些记忆与遗存，成为兖州三国文化的“活档案”，既是地理标记，更是文化图腾，让古今兖州的千丝万缕跃然眼前。

这份跨越千年的传承，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兖州“九州通衢、兵家必争”文脉的生动诠释，成为今兖州最具魅力的文化底色，值得永远珍视与弘扬。

（本文摘自《济宁日报》）



兖州地方戏中曾传唱：“说兖州城北二十五里有塚庄，晏婴埋娘在斯方。高坟大家表孝子，千年墓林映夜月。孤旅不敢临荒径，夜猫啼叫破清寂。村人半梦忽惊醒，犹忧心口意惶惶……”

戏文所表，正是城北二十五里塚庄村的晏母家，以及流传千年的晏婴葬母传说。

据村民口碑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塚庄一带住着一位少年叫做晏婴。他自幼家贫，父亲早逝，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平日对母亲孝顺备至。母亲病逝后，晏婴因无力购置棺槨与坟地，便每日身着布衣，从四处兜土为母筑坟。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兜来的泥土越积越高，竟堆成了一座突兀于平原之上的高大坟冢，远在数里之外便能望见。而晏婴取土的几处地方，则渐渐凹陷成坑塘，夏日雨水汇集，形成了常年不涸的洼地，至今仍被村民唤作“晏婴洼”。

今年七十五岁的朱大爷，是村里为数不多对晏母旧貌尚有清晰记忆的老人。谈及这段往事，他侃侃而谈：“那座大土堆堆，原在塚庄村南约五十米的高台地里。土堆高五六米，周长十余米，顶上长满了野树杂枝。上世纪平整土地时，只把地表的土堆推平分到四周，地底下的部分并未深挖。即便如此，如今站在村边望向古墓所在，仍比周边地面高出一米多。”

几位年近的老人也补充道，祖辈一直称这是“圣人冢”，却无人知晓具体是哪位圣人。解放前，土堆堆原本高六七米，战争时期，曾有少量部队在坟顶隐蔽驻扎，还在此处与敌军交战，老百姓当时也分不清到底是哪路军队，当时村东头的百姓都逃难躲了一两天。朱大爷说自己的父亲当时跟着大人跑到邻村盛家三姑家，待了整整两天才敢回家。

“没平堆堆那会儿，这一带都是斜路，还有一条西北向东南的古官路穿境而过。”一位老人指着远方说道，“这条路西北通向东塚村北，过两条河后经小厂东、曹庄往北，从老古城西侧绕行，至宁阳古半城北分岔——一条向东北通往葛石，一条向西北直达宁阳；向东南则经古墓旁，过白家楼、范家林，汇入兖州至济南的官道，可直达兖州城。”

老人还记得，当年古墓周边多是漫洼地，一到雨季便积水成泽，收高粱时得坐着大木盆去碾高粱头；干旱时节，地里常会捡到箭头、铜香炉残片。说着，他从家中取出一包用发黄报纸包裹的遗物，一块半个手掌大小的青铜残片，黄亮且透着绿锈的表面刻有回龙方纹与兰菊纹饰，背面呈瓦弧形，显然是古代青铜器物的遗存。

“从前坟堆更高，四周遍植柏树。东北向有斜路通往前后楼，是过往行人、客商，还有北乡学子赴兖州应试的必经之路。”老人们说，因古墓一带墓冢林立、荒草丛生，透着几分阴森，又恐歹人出没，行人多“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从不敢夜间独行。龙弯店客店、北官庄客棧，便是当年供旅人歇脚的去处。

“这么些年的风起尘落，人一辈辈的来了走，走了来，今天我是种这地的人，明天这地又换了主人，真是千年田地八百主，田是主人是客”，朱大爷望着古墓遗址感叹道。这句饱含哲理的乡野之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岁月的沧桑，我们也是一边听着，一边佩服一个乡野老人也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乡土掩真金，相貌不可评，话语不出口，出口语惊人啊。

如今，晏母家虽已不复当年模样，但遗址处仍比周边地面高出不少，附近还散落着汉墓石制棺槨构件。笔者推测，这座被村民世代相传为“圣人冢”的古墓，未必真与春秋时期晏婴相关，更可能是春秋或汉代王侯将相的陵寝，只是历经千年风霜，墓主人的身份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古人皆求“永垂不朽”，视死如生。可世间哪有真正的不朽？无论富贵贫贱，人的一生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转瞬即逝。唯有这些留存至今的古迹与传说，仍在默默诉说着过往的故事，一代一代人传颂下去……

塚庄晏母家传说

李树玉 左行成

兖州境内皆平原沃野，无名山大川，按依山傍水、藏风聚气的风水理念，明鲁王府诸藩王、郡王、将军、中尉及其家族的墓葬大都选在靠山临水的邹县、泗水、平邑、费县、滕县等山区。但是兖州作为山东四大丰水区之一，尤其是地下河水流蕴藏量极为丰富。有的地下河流也能被风水大师们看成是“龙脉”等风水宝地，为名门望族之家选择在龙脉上建造坟墓。

2011年，笔者在颛臾镇高庙村采访时，就听到当地几位老人讲的北肖村北的黄狼沟故河道上，原有一处金沙河水三面绕王坟而流的传说，并请几位老人陪同到现场查看王坟遗址。

地处颛臾镇西南的北肖村北，原来是黄狼沟季节性河流的一个故道，主河道从这里西拐，而其地下河仍南流，附近有多个支流在这里汇集，然后向西南方向向济宁市界流淌。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在黄狼沟主河道改道往西南流的南边不远处，北肖村村北有一个大封土冢，一个小封土冢，百姓们称其为“王坟”或者“大坟头”。

子”。王坟的东北角即是一个宽约10米，深约2米的黄狼沟支流河沟。该河沟离王坟东北角约50米处，有一眼泉眼，泉眼不大但流水清澈，且大旱不涸，大涝不溢。伴随着潺潺流出的泉水里有细小的黄沙，黄沙中又带有细小的金沙，在那天晴气爽之时，阳光照耀下的金沙闪着金光，格外耀眼。当地也有人说当年见过金沙河里漂着一层很薄的金沫。金沙河地下应有金矿矿源，导致细微的金沙顺泉水流出地面。

流着金沙的泉水与黄狼沟故道里的河水在这里汇合后，围绕着王坟三面的正北、正西、向南面又往西拐，形成了三面马蹄形绕王坟而流的奇特景观，这就是明代风水大师为鲁王府某一将军而选的风水宝地的墓葬之地。这里也是附近村庄的老人们引以为傲、逢人便说的“金沙河绕王坟而流”的风水奇观。有人称这条小河为“金沙河”，也有人叫它“金水河”。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兖州城乡地下水都很浅，尤其到了夏秋

的雨季，田野里的井有的离地面还不到一米，很多人坐到井沿上戏水。几乎每条路沟、河沟里都有水、有鱼虾。北肖村北金沙河绕王坟的奇观就是地下河流与地下蕴藏的金矿等矿物质相连而自然流淌的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两座王坟封土堆先后被毁，据亲历者讲，西边小点的封土冢应为镇国将军夫人墓，里面出土了金头饰、金戒指。厚厚的封土堆下，埋藏着一个四周围着大方

木用青砖拱券砌成的墓室，砖缝里嵌许多碎铜钱似的铁片，整个墓室是用一层明矾一样的结晶体，溶化之后密封上去的。墓室很坚固，墓室内是四个角用大铁链子吊起来的黄色悬棺，棺材子午向摆放。棺材底下竟是一池清水。这就符合了古代那种“千百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古墓殡葬保存方式。红棺材见风不久变色开裂，出土了盔甲、宝剑、金器和一大一小两条玉带上的二十多块玉牌。墓室外四周堆放方木是古代皇家

的一种墓葬方式。清除了墓砖和方木后，墓底下出土了一合墓志铭。当年没有人认得上面的篆体字，据说是从附近村里找来老先生，看了墓志铭后说埋葬的是朱洪武的八代孙、鲁王府镇国将军，将军的夫人姓孔。

据几位老人说：出土的金器等陪葬品上交给了国家，而那合墓志铭不知流落到何地。国家奖励给北肖村一台拖拉机。

等清理完墓砖和方木后不久，整个墓室里涌上来满满地一坑清水，当时有人找了两根绳拴在一起也没够到底。当年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的需要，没用几天又填上墓坑，平整土地种上了庄稼。从那之后，黄狼沟里再也没有金沙出现。

又过了几年，遇上大旱，土井、砖井干涸，北肖村里的人们又想起了王坟墓室里的那一坑满满的清水。几十个人连续在王坟遗址周围挖了几个大坑找水源，别说泉水了，就连一块当时砸碎的墓砖也没有找到。人们望着挖出来的大坑里一点水也没有，不由地暗暗称奇。

黄狼沟故道遗韵——

金沙河畔的“王坟”

杜心广 杨陈丽 刘西勇